

北海秋日尋唐槐



繽紛華夏
學勇

北京最好的季節非「秋」莫屬。九月份的頭幾天我剛好在北京，星期三辦完事，星期四一大早從六里橋趕到了市中心的北海公園。頭天晚上還在下雨，這時轉晴，清風習習，太液池水光潋灩。我顧不上觀賞藍天白雲下的瓊華島、五龍亭、九龍壁等名勝，一路奔向東岸的「畫舫齋」，去訪心儀已久的「唐槐」。畫舫齋始建於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根據歐陽修《畫舫齋記》而造其形、得其名。齋內景致典雅，不僅為清朝的皇家遊賞之地，更兼具閱兵賽箭、君王求學、戲曲宴飲等諸多功能。我想看看那老地方，兩個月前來北海觀槐時便專門拐彎到了畫舫齋，看見一棵巨槐從東北牆外探頭進院，盛開的槐花像掛了一樹的雪！一位行家看過我拍的照片，聲言那棵巨槐正是北海公園大名鼎鼎的「唐槐」，在畫舫齋一個獨立的小院內，每天上午九點到十點對外開放一小時。我為自己錯失觀唐槐的好時機懊悔不已，彌補過失當在今日。

畫舫齋院子中央是一巨大的方形水池，進門後的前殿建築，因南面懸掛的「春雨林塘」匾額而得其名。殿宇背面懸掛的匾額「空水澄鮮」，源自歐陽修《採桑子·畫船載酒西湖好》一詞。這兩方匾額分別描繪出庭院春季細雨朦朧與初霽雲開、池水倒映天日的不同景色。隔池北望，主殿「畫舫齋」名副其實，彷彿泊於水上的彩船。東西耳房分別為「鏡香」與「觀妙」。池塘東廊北部的綠色小門



▲北京北海公園畫舫齋一景。

開着，從這裏進小院，再沿幽靜的環廊前行，於左手邊看到了似曾相識的巨槐。令我吃驚的是，那樹幹居然光禿禿的，看不到通常灰褐色、粗糙、帶縱向裂縫的槐樹皮，彷彿遭天火焚燒後又塗過一層油，泛着青黑色的幽光。儘管被兩根鐵木撐着，巨槐威武的身軀依然令人畏懼。樹冠遮住了很大一片陽光，與那樹還隔着老遠，我已「森森斗覺涼侵膚」。

這是由國家頒發紅色標牌（樹齡在三百年以上）的一

級古樹，標牌掛在圍着樹的鐵圍欄上，而不是像其他古樹那樣掛在樹身上。標牌上寫得分明：此國槐為唐代所植，故名唐槐；樹齡一千二百年，樹高三十米，胸徑一百九十九厘米，平均冠幅九米。標牌上還寫着，乾隆對這棵古槐喜愛有加，在樹側修築屋宇，點綴太湖石，並以古槐為由取名「古柯庭」。乾隆對這裏的環境情有獨鍾，經常來遊息，並多次以古槐為題作詩。「庭宇老槐下，因之名古柯」……

歷經千年風雨、戰亂，唐槐主幹的木質已朽，原樹冠早已枯死。「千年松，萬年柏，不如老槐歌一歌。」這「歌一歌」指槐樹的「休眠」特性：一旦進入休眠期，槐樹便像枯死了一樣，待時機成熟卻要重新萌發。若非親見唐槐的南側大枝長成了新樹冠，枝繁葉茂，生機盎然，我怎會相信居然有枯木起死回生？

這小院是迷你版的園中之園，唐槐的陪伴者真不少，有古柯庭、綠意廊、得性軒等古建築。畫舫齋各殿的額題和楹聯均為乾隆親筆所書，作為小院主殿的「古柯庭」在唐槐北邊，殿前有抱柱楹聯：「金波長漾中秋月，玉鏡平分聖湖庭」。金波和玉鏡皆指畫舫齋池中的水吧？

太陽越升越高，唐槐樹冠下的陰氣不那麼重了；樹影婆娑，引來粉絲繞樹三匝。我再次端詳那大樹，端詳古柯庭的楹聯，想像着畫舫齋的池水，還有這小院、這大樹，在中秋月下究竟會是何等風采。



樂高版《清明上河圖》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即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新城市廣場一期三樓中庭呈獻「最大的樂高立體情景模型《清明上河圖》及樂高專業認證大師洪子健作品展」，展出長二十六米、闊一點七八米的全球最大樂高立體情景模型《清明上河圖》完整版，以及「龍行天下」、「一對「熊貓孖寶」等樂高雕塑模型。

清邁，豈止小清新(上)



域外漫筆
解英

提及清邁，聽到最多的是三個字：小清新。這是我對清邁最初的印象。

世界上名勝古蹟、異景奇觀舉不勝舉，小清新很容易被忽略。也正由此，我雖幾度到訪泰國，卻從未想過去清邁。

那日與好友張紅微信聊天，她驚訝地說：你喜歡泰國，怎麼可以漏掉泰北最大的城市！隨即略帶命令口吻道：你過來，我保證你會更新觀念，看到既有古韻又清新可愛的清邁。我和老公選要在清邁逗留一陣，別猶豫了，你們兩口子過來一起玩兒吧。

抵達清邁已是傍晚，張紅夫婦備下了豐盛的晚餐接風，酒足飯飽後，好客的主人把我們安排在安納塔拉度假酒店住下。

清晨我被歡暢的鳥鳴聲喚醒，晨光裏庭院中一幢典雅小樓抓住我眼球，小樓一層雪白二層墨黑，屋頂有天窗，典型的西式建築，莊嚴肅穆豎立在綠茵茵草坪上。

早餐在湄平河畔，古老的大榕樹下撐起一把把大紅傘，擺滿泰式西式自助餐，席間我指着小樓對服務生說：那幢樓挺特別呢。服務生雙手合十頷首微笑道：它以前是英國駐泰國領事館，一九二一年建的，你們要不要去參觀？

跟隨服務生，腳踏木板樓梯進到二層，雖然這裏已改成餐廳，但牆上掛的介紹小樓歷史的黑白照片，玻璃櫥窗裏陳列的昔日服裝、皮鞋、手錶，甚至護照，讓人穿越百年返回到上個世紀初，我不禁感慨道：我們住進了歷史隧道。

早餐後與張紅夫婦逛老城，張紅邊走邊說：老城呈四方形，四周被古城牆和護城河環繞，城牆每邊長約一點五公里，城牆和護城河是清邁的標誌。說話間來到了城牆下，棕紅色磚牆上的斑駁痕跡，承載着清邁小城的古老滄桑。

考古發現，遠在二千多年前這裏就有人類生活居住，一二九六年由蘭納王朝的曼格萊王從清萊遷至清邁，大興土木修城牆、挖護城河、建造寺廟，那時的清邁強盛有力，民生富足，成為泰國北部經濟、文化、宗教的中心。

然而，一五五六年清邁被緬甸軍隊攻佔，直到一七五五年塔克辛王將緬甸軍隊趕回到泰緬邊境，清邁被重新奪回。清邁文化藝術中心有介紹清邁被佔領約兩百年間所經歷的展示，讓我們了解到如今清新優雅的小城，也是一座經歷過腥風血雨、命運多舛的歷史古城。

遊覽清邁，張紅叮囑我要放鬆、慢行，各式各樣的寺廟要看；稻田邊的小餐館要坐坐；按摩店裏泰式按摩要享受；在咖啡館裏哈也不想發呆……清邁冬暖夏涼，不僅適合三兩天小遊，也適合三五月份鳥島式小住，更有不少老人在此築起了溫馨小屋，安度晚年。

不急不慌的慢遊真是享受。邊走邊看街景人潮，不經意間看到幾幢古老建築、傳統木屋，有年輪圈的木板散發出濃郁的歷史氣息。隨着步伐前行，偶爾向左一撇，金碧輝煌的帕辛寺映入眼簾，它最早建於一三四五年，是清邁古城內規模最大的寺廟，寺院中一座高達二十米的大金塔，據說塔內保存有釋迦牟尼的舍利子。



君子玉言
小香

拖着行李箱不方便，開車兜一小圈送到地鐵站。半個多鐘到達高鐵站，晚八點前抵達老家。

此次回家，是為了參加香港某某大學在我家鄉設立研究院的簽約儀式。我是學校與家鄉合作的「媒人」。今年三月中旬，姐姐問我是否認識香港某某大學的人，家鄉想去談人才引進和科研合作的事。我恰好與T校長是老朋友，即引薦兩邊。T校長請我家鄉來人參觀了校園並洽談合作。六月中我回家看望母親和妹妹時，得知家鄉市區正着手落實研究院事，即給T校長打電話告知這邊的進展，校長表示會積極推進。中秋節我與T校長互致問候，他告訴我節後即到我鄉簽約科研合作事宜，問我能過來見證一下嗎？我沒想到研究院這麼快就落地了，大為驚喜。正好是雙休日，於是買好高鐵票，下車時間與T校長一行飛機落地時間差不多。會面後一起吃了頓宵夜，老友新朋相談甚歡。

近些年T校長發揮學校所長，着力在內地設立科技創新研究院，以「香港高校科研+內地產業鏈&市場」的合作模式，服務國家所需，已與內地十個城市簽約，其中幾家已正式啟動。我家鄉是第一家。各研究院由地方政府提供空間、設施、經費等硬件條件，香港方面派派高端科研人才、以科研成果對接內地產業發展需求，此舉既為香港高校科研項目解決了研究經費、場地和研究成果走出實驗室落地轉化走向市場問題，亦為內地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注入香港科技元素，以高校、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T校長及學校教授一行參加人才周啟動儀式、研究院簽約，馬不停蹄。市區活動結束後，又趕到省裏座談，出來已是傍

匆匆奔赴

晚七點，車上備了咖啡麵包，補續能量。我全程陪同，也沒時間回家看望母親，儘管上午的活動現場離老屋步行只有十幾分鐘。

與T校長邊走邊聊，說香港說人生說讀書說詩畫。校長既有學者的儒雅嚴謹，也有科學家的直接務實，奔着主題來，朝着解決問題去。我們聊起香港，頗有共識。在交代研究院安排時，他特意叮囑要多些一樓的房間，以便安放大型科研設備。參觀時對着那一排排外行看起來很單調的水泥塊與專家聊得津津有味。他還有個性鮮明的敏捷坦誠，率真平和。致辭不落窠臼，簡明風趣。我這個「路痴」在酒店都會迷失在曲折的走廊裏，他便告訴怎樣通過大堂標識上的房號數字辨別方向。他雖工科出身，但喜讀詩書。最喜歡蘇東坡，比如「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仗聽江聲」，這樣待人對己善良溫柔的人生態度，好玩有趣、灑脫豁達。他說想在學校開一門課，叫「人生與死亡」，教導學生如何看待死亡、接受死亡，死亡並不可怕。在參觀家鄉大學時，看到一幅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照片，問我，我說這是土耳其作家，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紅》（My Name Is Red）。他回頭便與副校長商量，「我們學校可以多請一些這樣的人來」。他有意增加學校的人文氛圍，希望

年輕人多一些人文的滋養，更好認識自己認識人生。

晚餐時我家用家鄉酒敬T校長，校長一飲而盡，然後才說：「其實醫生是不主張我喝酒的，不過你敬我得乾杯。」其為人爽朗可見一斑。周日早飯後與T校長一行告別，回家看母親，校長說你為了陪我們也快成「三過家門不入」了。大家說不要道別，要說「see you later」——不不，最好是「see you soon」。

回家一天半的時間匆忙又零散，盡可能多陪母親說說話。朋友要見面，想帶母親一起去，母親說腰痛，可能是前兩天跑銀行累了。母親的眼睛又該做手術了，淚道堵了，老是淌眼淚。妹妹打電話問我回來的情况，外甥女前幾天來上海實習，用自己的薪水給外婆寄來一筆錢。母親欣慰小輩們都對外婆親近孝順。持續三個月的高溫終於在秋天這天涼爽起來。臨走也下雨，我背着包撐傘走上橋，回頭見母親站在門口目送。走出弄堂口，隔着河柳，仍見母親在張望。

進到高鐵站候車靜下來，想母親站在門口的身影，不禁淚水漣漣。我突然想起：這次沒跟母親一起拍照片，很是懊悔。自在外求學到工作，多少年來，回家總是短暫又匆忙。母親一年年老去，我實在不甘心這樣與母親匆匆忙忙的相聚了。只有長久的，才稱得上陪伴。而人生留給親人相伴的時光，實在不多。



▲母親老院的花。

作者供圖

曲韻詩情悅我心

不同喜愛的觀眾需求。過去幾十年來，該團不時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中樂團、香港交響樂協會和其他社團機構的邀請，參與各類演出，受到眾多音樂歌唱愛好者的歡迎和讚賞。

近年我看過幾次這個合唱團的演出，感受到該團的演出不斷有進步，藝術水平有所提高，對一個成員數目達五十人的業餘合唱團來說，要維持四十多年的運作極不容易，它取得的成就彌足珍貴。

觀諸日前的演出，團員們的造詣都頗高，他們演唱時認真投入，全神注視指揮的手勢，準確掌握歌曲音量的強弱和男女分部合拍等技巧要求，一絲不苟地演繹歌曲的主題，幾乎每首歌曲唱來都悅耳動聽，博得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當中，指揮梁志強、戴俊彬和鋼琴伴奏的鄭秉萱幾位居功最大。

這次演出，以混聲大合唱拉開序幕，先唱外國作品《苦海孤雛》選曲；繼而唱山東民歌《沂蒙山歌》和《郵遞馬車》。接着男聲合唱《對面的女孩看過來》和哈薩克族民

歌《等你到天明》。男聲四重唱演唱俄羅斯民歌《三套車》別具韻味。

混聲大合唱繼而唱了香港中文流行曲《我》，卻想不到作曲家原來竟是張國榮。接着唱了兩首由徐志摩的詩改編的歌曲《偶然》和《再別康橋》。這些詩句膾炙人口，聽到歌手們用歌聲唱出，別有感受。

下半場混聲大合唱和女聲合唱，以原音演唱了舒伯特等的幾首外國作品之後，到女聲小組演唱中國民歌《洪湖水浪打浪》和《春筍》，歌聲優美動聽，許多觀眾包括我在內都能哼唱幾句，所以反應特別強烈，唱畢全場掌聲雷動。

最後壓軸演出，是混聲大合唱的兩首彝族民歌《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和《阿細跳月》，都是民間極為流行的歌曲。我一邊聽着悅耳又熟悉的歌聲，一邊心湖湧動，憶起上世紀六十年代參加著名音樂家黎草田主持的歌詠班，跟他學唱這兩首歌曲的情景。如今，他和承傳了他的音樂才華的兒子黎小田都先後離世，世事無常，思之不禁黯然。



如是我見
朱昌文

演唱會，餘韻裊裊，至今仍繚繞腦際。

這是歷史悠久的天馬合唱團幾乎每年主辦一次的音樂會，這次演出名為「曲韻詩情」，精選中外各種悅耳動聽的歌曲，既有古典作品，也有現代流行曲；既有中國民歌，也有以原文演唱的西洋歌曲，包括歌劇選段及聖樂等。內容題材廣闊，演唱形式多樣化，令觀眾各有喜歡。

成立於一九八三年的天馬合唱團，以發揚歌唱藝術為宗旨，提倡「正統音樂普及化，通俗音樂藝術化」，一貫致力於演唱旋律優美、雅俗共賞的歌曲，包括中外藝術歌曲、各地民歌，以及流行金曲等，適應各種